

## 河东记仇

## 司马光夫人张氏的懿行美德

□李恩虎

司马光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名人。但其夫人张氏，一般人却知之甚少，其实，她在古代可谓非常难得的贤妻。

张氏，冀州新都人（今河北衡水冀州区），礼部尚书张存之女，妥妥的大家闺秀。青年时代的司马光博学多才，许多大臣和名士都非常赏识他，二品高官张存主动提出把16岁的女儿许配给司马光。随着夫君仕途上的一路升迁，张氏先后被封为清河县君和郡君（古代对女性的封号和尊称，后者是较为尊贵的女性封号）。

张氏“劝夫纳妾”的故事，足见其贤淑与豁达。

司马光与张氏婚后多年都未能生育，在彼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社会舆论压力下，张氏为此惴惴不安。如果夫家不能有后，而张氏又不为夫纳妾，便会被世人耻笑为“善妒”。当然，温婉贤惠的张氏不惧怕流言蜚语，只是更想为丈夫留后。考虑到司马光的声名，张氏屡次劝他纳妾，都遭到了司马光严词拒绝，无奈之下，她采取了下策。

有一天，张氏未与丈夫协商，便带回一个年轻有姿色、身段曼妙、颇有魅力的美女，并安置在了司马光的卧房等待。

司马光下朝归来，见到美女毫无反应，大概是把她当成家婢了。张氏只好让美女跟着司马光又进了书房。可是无论这位美女怎样，司马光都不正眼看她。但见美女拿起一本书，娇滴滴地问：“请问先生，中丞是什么书呀？”司马光勃然作色，一巴掌拍在书案上，怒气冲冲地呵斥：“中丞是尚书，是朝廷的官职，怎么会是书！”结果美女吓得花容失色，夺门而出。张氏

尴尬不已，心里也愈发着急。最后，还是司马光的母亲自出手了。

某一天，张氏拉着司马光回娘家踏青赏花，司马光略感疲累，张氏的母亲趁他去休息之际，悄悄安排了一位娇美的丫鬟去侍奉。岂料司马光毫不客气地训斥道：“走开！我的夫人不在，你来这里做什么！”

这件事传出去后，人们皆对司马光感佩不已，甚至有人将他们夫妻比作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张氏听后心中真是百感交集，五味杂陈。此后，再也没人向司马光提纳妾一事，他便将侄子司马康收为养子。

张氏天生一副菩萨心肠，平素柔声细语，温顺谦和，从出嫁到去世，从未发火生气，也没有说过一句过头话。即便遭人挤兑，她受了委屈，也会隐忍不发，不与别人辩解，争个是非曲直，也不会耿耿于怀。某天晚上，张氏泡脚，家里的婢女误把开水倒进盆里，烫伤了她的一只脚。但她也只是强忍剧痛，以手轻轻拍打其脸颊，以示惩戒。那只烫伤的脚一个月后才痊愈。

张氏平素非常节俭，从不胡乱花钱，但是司马光要用钱接济亲戚，她却从不吝啬。司马光初入仕途时，家境拮据，家里没有几件衣服，某天晚上，有盗贼入室行窃，把仅有的衣服和被褥席卷一空。天气寒冷，没有被子盖，客人上门来，没有衣服见客，司马光心生感慨，喟然长叹。张氏笑着安慰道：“但愿身安，财须复有。”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人身安全就好，至于财物，还会再有的。司马光闻听此言，颌首称道，为之释然。

元丰五年正月，张氏在洛阳病故，终年60岁，是年二月归葬于夏县涑水先茔（司马光祖坟）。张氏平生与人为善，宅心仁厚，有口皆碑。她对上孝敬公婆，下疼爱呵护晚辈，又与妯娌和睦相处，家里家外



▲司马温公祠杏花碑碑楼  
记者 薛丽娟 摄

没有人说过她一句闲话。故而张氏去世后，自亲戚到家里的下人，无论亲疏远近年龄大小，都“哭之极哀，久而不衰”。

令人欷歔的是，司马光官居宰相，位极人臣，可是张氏过世了，清贫的司马光却无以为葬。最终，只好将家中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了，这才凑够了买棺材的钱。

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司马光特意为张氏撰写了墓志铭《叙清河郡君》，盛赞了她的懿行美德，表达了对亡妻的深切怀念。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68岁的司马光溘然长逝，魂归故里。自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司马光与张氏结为夫妻，彼此忠贞不二，携手一生。

《蒲剧泰斗阎逢春》登陆运城临汾书店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捷）近日，承载蒲剧艺术大师励志人生、启迪人们灵魂的大型人物传记《蒲剧泰斗阎逢春》正式登陆运城、临汾两地各个书店，进一步满足两地广大蒲剧爱好者及文化研究者深入了解蒲剧泰斗阎逢春的需求。

该书由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运城市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运城职业技术大学教师孙建强潜心创作。这部33万字的人物传记较为系统详尽地讲述了阎逢春数百个感人至深的艺术人生故事。

阎逢春1917年出生于运城市盐湖区西姚村的一个蒲剧世家，自幼随父学艺。1938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入晋南之后，他前往西安，投奔辛亥革命元老之一、著名爱国人士景梅九先生麾下的晋风社和虞风社，唱红西安及大西北。其间，他遭遇了“倒仓”（变声）失败的巨大打击，但他不为磨难所屈服，练就了“复音”发声法，奇迹般重返舞台，并发明创造了戏曲表演的“帽翅功”“髯口功”“梢子功”“靴子功”等多种戏曲功，在全国戏曲界广为传承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在运城、临汾两地，与其他蒲剧艺术家们一道，创造了诸多蒲剧史上的巨大辉煌，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梅兰芳、周信芳、梅葆玖等多位戏曲艺术家的首肯和赞扬。作为蒲剧“五大名演”之一，阎逢春的艺术生涯本身就是一部蒲剧发展简史。他是一代蒲剧宗师和泰斗级的艺术家。

《蒲剧泰斗阎逢春》作者孙建强以10个篇章、44个章节篇幅容量，向人们讲述了阎逢春一生中的百余个故事，精心筛选富有内涵的素材，挖掘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精髓，完成了这部兼具史料性和可读性的人物传记。书中还包含11个阎派代表性唱段的珍贵曲谱。这些原汁原味的蒲剧老腔老调记录，为传统戏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赋予本书较高的艺术典藏价值。书中还特别设置了独特的阅读引导系统：每个章节开篇配有点睛题记，结尾则以4句可吟唱的唱词作结。这种创作手法让厚重的艺术史变得朗朗上口，别有韵味。

一位蒲剧表演艺术家得知此书进入书店，由衷地感慨：“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她是阎派艺术的基因库。”

运城职业技术大学教授郭晓春读完《蒲剧泰斗阎逢春》之后表示：“阎逢春大师的一生给我们印证了一个‘成功公式’：深度专业度+危机转化力+文化根脉感+职业信仰值=不可替代性。在大学生就业竞争存在压力的今天，若能将这4点融合，便能在各自领域实现从‘熟练工’到‘大师’的跨越，这正是阎逢春留给时代的终极启示。”

家风如雨

家书传官箴  
丁宝桢教子如何当“晋官”

□欣闻

晚清名臣丁宝桢（公元1820年~公元1886年），贵州平远（今毕节市织金县）人，字稚璜，清咸丰三年（1853）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因在任山东巡抚、四川总督期间，以智斩慈禧宠宦安德海、治理黄河水患、兴办洋务、抵御外侮、改革盐政、修理都江堰、兴办学堂等实绩而名扬天下。

丁宝桢非常注重个人修养，并且言传身教，将自己为官做人之道通过书信方式传给后人。尤为可贵的是，他通过12封情真意切的家书，将毕生领悟的为官理政、修身报国之道，倾囊传授给在山西为官、曾署理蒲州知府的长子丁体常，指导丁体常在仕途上行稳致远。这12封信札，字字珠玑，堪称一部微缩的“官箴宝典”。

## 持身以俭

“家用务宜节省，肥浓易于致病，不如清淡之养人。华服适滋暴殄，不如布衣之适体。”丁宝桢深谙“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的道理，在家书中谆谆告诫丁体常要崇尚节俭，吃穿用度不奢华攀比、不铺张浪费。此乃修身齐家之基，更是为官清廉之本。

作为封疆大吏，丁宝桢并不贪图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相反，他自己率先垂范，过的是俭朴甚至清苦的日子，摒弃山珍海味、绫罗绸缎，常年布衣加身，官服褪色亦不以为意，家常饭菜便是日常。趣闻所载，名菜“官保鸡丁”正源于他的俭朴饮食，后因追赠“太子太保”（官保）而得名，成为其清廉务实精神的别样注脚。

## 拒腐守节

丁体常署理蒲州知府时，正值“丁戊奇荒”肆虐山西，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惨不忍睹。面对当地下属向上司赠送“节寿”“季规”等陋习，体常打算取消“节寿”，单收“季规”，以资弥补。

得到消息后，丁宝桢认为这两种送礼行为均名目不正，必须全去。若保留“季规”，就如同“不作劫盗，而作穿窬”，即抢劫不做了，但小偷小摸还是继续，依然是为贪所动，败坏操守。丁宝桢在信中严词训诫：“凡一切节寿陋规，万不必受。”“若收受陋规，则无以自问，又何以对人？且州县送陋规，无非取之于民。尔取州县之一，州县即取民之十。试思大灾之后，尚忍为此伤天害理虐民之事乎？午夜扪心，当必瞿然惧矣！”

## 勤政亲民

丁宝桢认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勤于下乡稽查。这样可以与老百姓直接接触，及时了解并处理招垦、词讼、滥权之事。下乡遇到官事，可随地审判，省费便民，赢得民心；下乡可接触各色人等，“遇有绅者，则问以利弊；遇农夫，则告以力作；遇匪棍，则治以严刑；遇词讼，则予以审理”，这样扩大了知府的活动范围和威严，亦可避免下属欺上瞒下。

他还勉励了体常“只要自己不惜劳苦”，“认真经理，使实惠及民，则蒲州虽苦，胜于有钱千万万矣”。官位有差别，但“尽人事”须一丝不苟。丁宝桢的权力观看重的是权为谁用、为谁掌权的问题，而不是权欲膨胀、以权谋私。所以，他能做到敬

## 畏权力，秉公用权。

## 束吏齐家

丁宝桢认为，家人、书役必须严加管束，毋使扰民。他说：“书差务要严行约束惩治，家丁务要时时稽查，不可使之沟通差役在外弄钱，亦不可令其与县衙门家人来往。此极要紧，官声之好否，全系乎此，慎之慎之。”身边人容易借助主子官势及便利条件获取非法利益，造成恶劣影响。

丁宝桢首重正己：“自要自己事事清白，处处公正，虽有小人，亦不能为我害也。”当自己守住底线，做到以上率下，身边人也自然会端正是非观念。同时，他认为应加强对家人、书役的约束和稽查。约束就是该做的事做、不该做的事不做，使家人、书役明了自己的职责所在，不可任凭其滥权。稽查就是要经常从老百姓中获得实情，不能偏听书差之言。他更给体常授以实策，通过张贴告示，严防身边人揩勒、需索、揩诈、卖放等弊，“谕各商人，如有此弊，准其随时喊禀，立即严究。至商人一经喊禀，即应立刻坐堂查讯，重则重办，轻则当堂答责……设有揩索得赃者，立时究返，当堂发还商人，不迁延时刻”。丁宝桢严加管束身边人，做的是除蠹防腐工作，是树立官威、官德、官声的体现。

丁体常谨遵父训，将“俭、廉、勤、严”四字官箴奉为圭臬。他清廉自守，勤于政事，生活节俭，历署太原、大同、蒲州府，特授潞安知府，简任河东道署按察使，甘肃按察使，最终官至广东布政使，护理广西巡抚，不负父亲殷切期望，成就斐然。